

青春致敬青春

高中时，我就读过陆定一老前辈写的《老山界》。那时的我，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三十里高的瑶山”有多高、“几乎是九十度的垂直的石梯”有多险。而现在，我以一名军人的身份站在老山界脚下，仰头望去，蜿蜒向上的山路如同巨龙盘踞于崇山峻岭之间，这一刻，当年红军战士所面对的困难，在眼前具象化了。

这是中央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山，时至今日，脚下的石阶，已被岁月打磨得有些圆润发亮，却依然陡峭得让人不敢大意。路旁的悬崖深不见底，两侧的山势像两堵高墙夹着一条缝，抬头只能看见一线天光。身边的老松一棵挨着一棵扎根石缝，像一排哨兵，任凭山风凛冽，笔直地站在那里。

我一步步向前，眼前仿佛出现一个个穿着草鞋的身影。与我相比，这支队伍的脚步显得有些沉重，因为他们之中有伤员，他们的背上有辐重，他们每个人都身心俱疲，但他们的步伐没有停歇。

此时此刻，我耳边仿佛响起毛泽东写下的《十六字令三首》——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锊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我其实有些不解。彼时，中央红军刚刚从死亡缝隙中艰难渡过湘江，出发时8.6万余人的红色大军锐减至3万余人。这场惨烈的战役，足以让任何一支军队士气低落，甚至陷入绝望。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正面临军事指挥被边缘化的处境。是什么让他迸发出“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斗志？是什么支持着红军将士“快马加鞭未下鞍”，继续一往无前？

我想了很久，也许答案就藏在革命先辈对“困难”的理解里。在别人眼中，战败是绝境、高山是障碍，是迈不过去的坎；但在红军将士眼中，这是磨刀石、是试金石，是革命走向胜利的垫脚石。正是秉持着这种越是困难越昂扬的斗志，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坚定革命信仰和信念，他们把脚下的坎坷，走成了通往胜利的阶梯。

登上山顶，这里的风比山下大了许多，吹得衣角猎猎作响。极目远眺，云雾如海，一浪接着一浪涌向天际。站在这里，回望来路，我深刻地感受到，我们这支军队之所以能从胜利走向胜利，靠的正是这种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从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到抗美援朝的冰天雪地，再到新时代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这种精神一脉相承，历久弥坚。

观景台上，我身旁有三五成群的游客，大家在一旁欣赏壮丽风景。山下公路已修到山腰，宽阔的柏油路替代了当年那条仅容一人通过的羊肠小道。我有些遗憾，因为漫山遍野的葱茏草木，遮掩了当年的行军痕迹，不是刻意寻觅便很难察觉。但我又想，革命先辈如果看见当下这幅光景，应当十分欣慰。

下山时，夕阳把整条山路染成了暗金色。我挺直了胸膛，步伐比上山时更快更稳。我想，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官兵，我们或许不需要像前辈那样翻山越岭，但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需要翻越的“老山界”，或许是训练场上的极限挑战，或许是科研攻关中的技术壁垒，或许是执行任务时的生死考验……但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只要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就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的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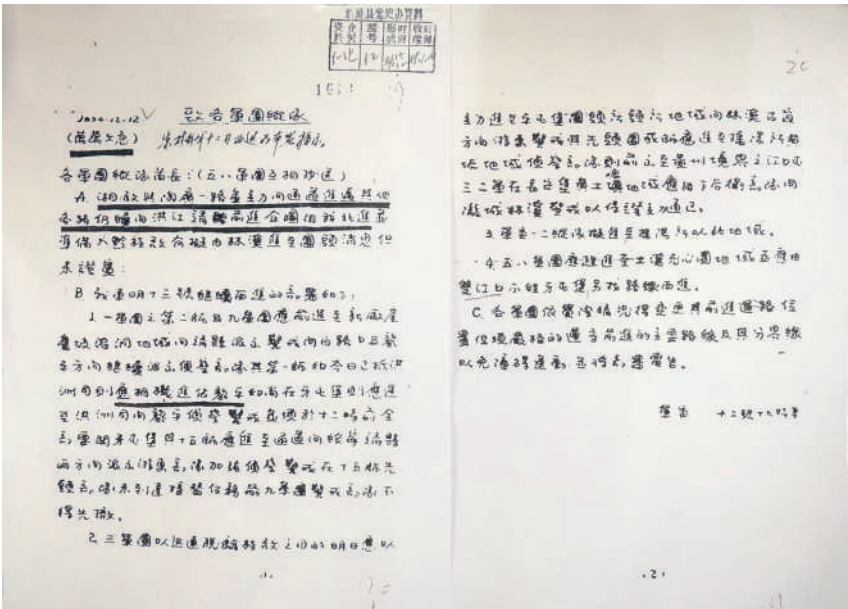
身后的山渐渐远去，前方的路却越来越宽。我知道，前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将永远指引着我们，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快马加鞭、一往无前。

火箭军某旅综合保障营中士 王晨森

翻过心中的「老山界」

敢问“路在何方”

■向峥旭 黄紫维



破既定行军方案，放弃北上湘西，转兵西进贵州。

为抢抓战机、跳出包围，中革军委连夜发出“万万火急”电令。12月13日拂晓，红军将士脚踩着露水的草叶出发，自此一步一个脚印，闯出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崭新革命道路。

一纸电令，改变了红军的行军方向；一次转兵，成为长征途中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展柜前，上士谢博义久久凝视——90余年时光流转，这份电令纸边磨毛了，油墨洇开了，但仍能从中读出革命先辈的决绝果敢。“这不单单是一次行军路线的转弯。”谢博义小声与战友交流。指导员赖以华接过话茬：“对，这是

我党第一次握紧自己的‘舵轮’，是我们‘走自己的路’的开端。”

战士朱雨轩问：“是什么让先辈们放弃原定路线，拍板走一条没人走过的新路？这份底气从哪来？”班长韦世劲想了想说：“他们清楚，要对党的事业负责，对战士的生命负责。到了‘万万火急’的生死关头，唯一的目的就是保存革命力量。这份把革命放在第一位的担当，就是他们最大的底气。”

此前，博古、李德等捧着外国的“军事课本”照抄照搬，导致红军先败于第五次反“围剿”，后受挫于湘江之战，损失一次比一次大。直到这次召开于湘西南小城里的会议，众人终于清醒——

正确的道路，要靠自己探寻。

通道转兵，是长征路上的一束光，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百年党史。沿着展廊前行，四渡赤水、千里跃进大别山、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的图板依次铺展。官兵们一路看，一路感慨——从军事指挥到战略布局，从国家发展到治国理政，我们党一路走来，靠的从来不是“抄答案”，而是摸实情、讲实话、办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

走出纪念馆，官兵们在广场上列队。群山静默，一如当年目送红军西去时的模样。

赖以华望着远方山峦，对官兵们说：“今天这一课，学的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我们的来路。和平时代没有湘江血战，也没有‘口袋阵’等着我们钻，但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中，‘路径依赖’的陷阱一直都在。过去这么做成了，现在就必须这么做；别人这么做成了，自己也可以这么做……这种惯性思维，有时候比敌人的‘口袋阵’还危险。”

队伍里安静无声，衬得指导员的声音格外清晰：“通道转兵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不仅要有敢问‘路在何方’的清醒，更要有踏出‘脚下的路’的勇气。这不只是先辈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交出的答卷。”

群山不语，松涛阵阵。新时代长征路上，依然需要一次次“通道转兵”式的清醒抉择。唯有常思使命，以务实破僵化、以担当破困局，方能接好先辈传下的接力棒，走好强军新征程。

左上图：通道转兵纪念馆展出的“万万火急”电令复制件。 资料图片

庆会馆。

我刚到纪念馆工作时，馆长曾告诉我，当时毛泽东身体不适，警卫员从药铺抓药时，药铺掌柜顺手送了一些自家种的红辣椒。毛泽东得知后，当即要求把辣椒钱补送回去。

担任讲解员后，我对长征这段历史的兴趣越发浓厚，了解也越来越深。我时常想，如果说，在恭城书院中，红军将士找到了“该往哪走”的前进方向，宝庆会馆中则藏着“为什么不断有人加入这支队伍”的胜战密码——因为有了正确的方向，因为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我们党和红军才能一次次化险为夷，取得最终的胜利。

如今，红军转兵西进的足迹已经远去，但红军与侗族人民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经久不息。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来纪念馆参观的游客明显多了不少，其中有自发组织纪念活动的老人，有追寻红色足迹的年轻人，也有带着孩子的父母。每天不间断讲解着实让人感到疲劳，但每当面对他们听后或感慨或好奇的目光，我又觉得干劲十足。我是侗族儿女，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现在成为纪念馆的讲解员，这份跨越时空的军民鱼水深情，我要一直讲下去。

（陈钰、本报特约通讯员易传涛整理）

左上图：邱显达在杨昌彬家养伤时编织的皮箩。

蒋尔豪摄

通道

实事求是 最珍贵

■淮 楚

此后，中央红军挥师向西进入贵州。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正式决定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

然而，黎平会议之后，博古、李德依旧念念不忘回头东进湘西，一路上不断散布不同论调，干扰部队思想。1934年12月31日到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紧急召开，延续了黎平会议的精神，再次否定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完成了中央红军转兵贵州的战略转折，使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的设想得以实现。

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猴场会议，这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历史链条，

一次次的据理力争，争论的从来不是个人利益，而是红军的生死存亡、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而争论的底色，正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翻开《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那段铿锵有力的论述格外醒目：“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将目光放远，回望那绵延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我党很多关键转折都源自这份朴素的实事求是。倘若没有直面严峻现实的清醒，没有敢于挑战教条主义、敢于同错误观点争论的巨大勇气，倘若人人都闭口不言、听之任之，中国革命的历史不堪设想。

历史证明，长征的胜利，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胜利。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和最大优势。

档案启示

“红军电报分为平、急、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五个等级，这份‘万万火急’电令，是长征途中第一次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的最高等级电令……”初秋时节，武警怀化支队通道中队组织官兵前往通道转兵纪念馆参观学习。展厅内，讲解员欧阳欣仪为官兵们介绍纪念馆的镇馆之宝——一份“万万火急”转兵电令。这份电令如今已被中央档案馆收藏，不对外展出，纪念馆展柜中的是一份复制件。

谈及长征中的重要会议，人们大多首先会想起遵义会议，事实上，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同样关乎中国革命命运的重要历史节点——通道会议。

1934年冬，中央红军带着湘江血战的累累伤痕，走进湘黔交界的茫茫群山。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前方是敌人提前布好的“口袋阵”——20万重兵守在湘西，就等红军按原定路线北上，好一举扑灭革命的火种。

暗夜沉沉，唯求真者可破迷雾；绝境重重，唯清醒者能开新局。在全军举棋不定，不知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通道恭城书院的灯火，穿透山野寒夜的漆黑，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迷途。

12月12日夜，通道会议召开。“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会上，毛泽东指出，应该避免就虚，甩开强敌，转兵西进。随后，与会同志反复研判敌情、复盘战局，在一次次思想碰撞中挣脱思维桎梏，决意打

一担皮箩中的胜战密码

■湖南省通道县民兵 吴滢燕



了一担皮箩留作纪念。他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回来看看你们。”这一走，便再无音讯。杨昌彬从少年到耄耋，守着这担皮箩一等就等了80多年。

时光流转，这担皮箩已经氧化发黑，但每根竹篾仍然交织紧密，如同它所见证的鱼水之情，不曾有半分松散。

事实上，类似的物品，在馆内还有很多，放眼整个通道县，也处处留存着红军的足迹。

我们纪念馆是依托通道会议旧址建立的，恭城书院和宝庆会馆就坐落其间。在恭城书院，通道会议决定转兵西进，开启了长征伟大转折，为党和红军开辟了第一条生路。宝庆会馆，则是红军当时驻留的重要旧址。

红军来到通道时，大多没有住进群众家里，而是住在会馆等公共建筑，尽可能不给本地老乡添麻烦，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几位首长就曾住在宝

红色传家宝

我是湖南省怀化市通道转兵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已经在这里工作了7年，对馆内收藏的历史文物和它们背后的故事，可以说如数家珍。这里的藏品大多是红军长征时留下的，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担皮箩。

这担皮箩出自红军战士邱显达之手。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县流源村。蒙蒙细雨中，一名戴着红五角星八角军帽、拄着拐杖的年轻人走到侗族少年杨昌彬家门口。杨昌彬的父亲认出他是红军战士，立即扶他进屋。

这名红军战士便是当时只有22岁的邱显达，因为右小腿中弹受伤，临时脱离了队伍。杨家人深知“红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于是毅然决定冒险收留邱显达，并且上山采药，照料他的伤情。

然而，伤愈之日，也是离别之时。两个多月后，邱显达告诉杨家父子，革命尚未成功，部队还在前方。临行前，这名曾是篾匠的红军战士上山砍竹，细心编织



马灯(油画)

陈均作

马灯长明照征程

在这幅描绘红军长征的油画中，没有弥漫的硝烟，也没有冲锋的号角，画面中央只有一位质朴的侗族老乡与一名红军首长在寒夜里紧握双手，共同护着一盏散发着微光的马灯。

这幅油画描绘的，是红军途经通道县时的一段经历：从通道县转向贵州需翻越千米太平山，山路陡峭，夜寒袭人，负重行军的战士步履维艰。侗寨村民杨再能看到后，主动接过战士肩上的担子，在前引路，一路将部队护送抵达湘黔边界。返程之时天色全黑，红军首长放心不下，赠予杨再能一盏马灯，再三叮嘱注意安全。

这盏小小的马灯照亮了杨再能的归途，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束光，叫作“民心”。

革命的道路蜿蜒崎岖，但有了民心的照耀，再高的山也能翻越。那盏灯，不仅照亮了侗寨村民的归途，更照进了千千万万百姓的心里。它是红军对百姓的牵挂，是百姓对红军的信任，更是在生死考验中结下的真情。当军民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他们共同护住的是薪火相传的坚定信念——军民一心，共克难关。正是这份朴素而深沉的情感，在漫漫黑夜里，为中国革命点亮了胜利的曙光。

（郑湘）

铁血丹青

我读长征

近来捧读长征史料，有一个细节格外引人深思：红军一边走一边见缝插针开会，这些会议大多饱含着思想观点的“炮火硝烟”。周恩来曾经回忆说，进入湘桂黔交界处，中央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开始，争论更激烈。

1934年12月的通道会议，便是这样的场景。当时，毛泽东已失去对红军的指挥权和党内发言权，却直言反对李德北上湘西的方案，力主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分歧之下，李德愤然离场。

这一次争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左”倾路线和“洋顾问”发出的第一声“不”。